

从前的雨

文/沈书枝

做饭时雨便开始下，起初较小，到吃饭时渐渐大起来了。把窗帘撩起，雨声很美妙，爽利清晰，如刀切新鲜菜蔬。慢慢雨气随窗外的风流侵而入，皮肤微觉凉湿黏稠。这近于我所熟悉的南方的雨天了，窗外高树上雨珠一串连一串从叶面滚落下来，空气隐隐有绿色。

中间雨断断续续停下几次，天依旧暗，树叶尖上雨水滴得缓一些，有小男孩呼朋引伴出门玩水，捡拾地上被雨水冲断的树枝，去堆积雨的荡子。一下一下。

网上见到雨中城市的照片，汽车被浸在深水里，地铁口水帘如瀑布，有人被围困。这不是我眼中窗外雨应有的样子，浑浊的，肮脏的，在坠落地面的瞬间就失去洁净……

从前的雨不是这样，这是我始终更亲近乡下的雨的原因吧。每年春末夏初，这样的大雨，常常要落落停停好几天。长日落雨的午后，我们掇了长板凳，坐在敞开的大门边茫然看雨气。屋檐上水一滴一滴掉下来，掉在原来的地方，一朵水花溅起灭掉，又一朵水花溅起灭掉。有人把水桶拿出来，放在屋檐下接天落水。并不为日后煮茶，只是家里人从外面回来时，倒半桶水冲冲脚底沙子。公鸡彩虹形状的尾羽被雨打湿，现在只能和一群咯咯咯母鸡挤在檐下，尽可能离雨远一点，看起来又难看又可怜。潮气扑进屋子里，人也有点痴了，只是坐望门外一片天。田里下得都起烟了。

黄泥地上油水横流。流着流着，表层的黄泥冲走，水慢慢变清。像地理书上纵横交错的地带，雨水冲出细小权桠的沟沟壑壑，最终流向一切低洼的水沟、水荡、水田、水塘。傍晚时，雨停了。塘水痴浑，涨了几寸，像吃得太多的人，迟缓凝滞，要到明天，才能慢慢消化澄清。绿皮青蛙从莲草下伸出头，细长舌头飞快勾一下，勾到一只慢慢飞

的蚊子，吞下去，鼓鼓嘴呱呱叫两声。烟囱迟疑地冒出细弱青烟，瓦盖得不好的地方，水灌下来，把锅洞打湿了。灶底的柴火湿了半截，连藏在假锅洞的柴火也沾了潮气，一擦擦掉好几根。去牛笼屋扯半捆干柴引火，终于噼噼啪啪烧起来了。

这时爸爸要去塘里看水，看看雨水有没有把哪里塘坝冲出一个洞，闸板的水位会不会太高，鱼会不会跑。他扛一把锄头，穿一双土黄色的生胶拖鞋。看到哪里不放心就下水去摸。

小学校在山坡上，竹林里竹子垂着头，叶尖上一滴透明的水。上课了，伞都收起挂在课桌边上，各种深浅不同层次的黑，伞尖上水慢慢流下来，把水泥地面滴成一小片黑。有时忽然下起大雨，等到放学，还是不停，慢慢有些人的爸妈来送伞。等了又等，没人接的，只能把书包藏在怀里冲回去。我的妈妈是从来没有工夫送伞来的，她是真忙——家里也未必有不破的伞，我们就在雨里跑回去。全班只有熊文刚最是例外，每逢下雨的中午，他的爸爸必撑一把黄油布伞慢慢走到学校，带一只大搪瓷缸子，里面装满饭菜。他家在大桥边开一个豆腐作坊，每天早上卖豆腐干子，炸油条和春卷。熊文刚吃饭的时候，我常常跑去跟他爸爸几句话，好像看一只很宝贵的大熊猫，他爸爸笑眯眯地应我们几句。这在乡下是太少了，熊文刚的爸爸竟然这样和气，像是永远也不会打他的样子！我们都太羡慕了，我们的爸爸是动不动就要拿竹丝子抽我们小腿的。下雨天送饭，简直是街上的小孩子才会有的作风。我们其实不晓得街上的小孩子应该是怎样，只是下意识认为，只有街上的小孩子才会有这么娇贵的待遇罢了。■

敲破了木鱼遇见你

文/张燕

这天，我家的晚饭是三菜一汤，汤是上好的猪骨头莲藕汤。早晨卖菜的妇人对我说：你要是做汤，选藕要选粉的。因为煮久了，不会烂，而且到口就化。女人从小就喜欢一切粉粉的东西，喜欢一切甜烂的食品，真是的，只要口袋里有了票子，谁不会享受？我买了两大段肥白的藕，又买了一大堆猪肋骨。回家后我认真地清洗，骨头先在热水里去油腥与血丝，藕呢，纵切一刀，横切一刀，快感之余想起婴儿的嫩胳膊，很有点犯罪的感觉。然后把砂锅刷洗干净，把藕和骨头放进去，再放生姜、葱花、花椒……几个小时先急后缓地熬下来，香味终于飘得满屋子都是。噢！不要忘了装汤的时候，要切点绿莹莹的蒜花放入。

配汤的小菜是再普通不过的盐炸花生米，盐浸过的嫩黄瓜淋了些麻油和辣椒。刚焖好的米饭，盛到花瓷碗里，水气淡薄，口感甚好。当然也没忘热上一杯“王朝”红酒，不嗜烟酒的老公喝了才能去累润脑。饭后的清茶也是最普通的绿茶，老公已年过半百，医书上说，绿茶能清凉明目，用刚开的水冲过倒掉，80°的二遍茶才好……

饭菜收拾停当，我就忍不住地跑到小区门口，每一个骑自行车过的男人都要看两眼。虽然，我知道，他骑着那叽嘎作响的破车，不用看，我也能听出。终于，看到了他的身影，灯影将他瘦长的身躯拉得很长，就如同我拉得很长的思念……我煨的汤，他总说好喝。喝汤的时候，他就像在食物中寻求安慰的孩子，这个时候，我觉得其实我们是多么渺小多么容易满足的一对，男的，是养家糊口的职员，主外。女的，是一个爱在家煲汤的妇女，主内。就如古时寒窑里的夫妻，男耕女织。

有时，我真会无奈流泪，自小就是个要强的女人，可为什么一直不乖？老公总安慰我：你是个极伶俐的女人，用每个月不多的工钱，让全家吃得好，穿得好，还有节余，我真是上辈子敲破了木鱼才遇见你……眼泪不争气地涌出。也许，一碗汤，一本书，一杯水……就这么简单。我们彼此守望，在烟火缭绕的红尘中相依为命——这就是爱情。■



负
摄/汤一民

与麻雀对话

文/蔡永祥

我们院子一直是很安静的，因为地处偏僻，至今住户不多。

那天我出门时，听到了鸟儿飞动的声音，一只麻雀，“啾”的一下，从我身后飞远了。

怪了，怎么我关门时，麻雀就飞走呢？是从我家里飞出来的？再仰头仔细一看，才发现二楼的外墙上，有小小的圆洞，那是一个排烟道，洞口很小，没有任何东西阻拦。会不会是麻雀在里面做窝？

我家二楼的洗漱间，是一个整体的浴顶，这个排风的洞口，既可以排风，也可以送暖风。天凉洗澡时，就要开暖风机，此时，风是往里吸的。要是麻雀在里面做窝，一定会把麻雀吸到风扇里面。整个夏天用不着开暖风机，麻雀一定误以为是个天然的洞穴，就来做窝了。

我赶紧跑到二楼，打开排风开关。风鼓动起来，只见一片一片的

枯树叶，还有非常柔软的羽毛从洞里一片一片地飞出来，天女散花一样。坏了，果真是麻雀在里面做窝了！

怎么办？此时，麻雀已经飞远了，等我上班后一定还会来。我和妻子一商量，她找来几张报纸，要把洞口堵上，因为洞口在窗户的上方，不太够得着，我把报纸卷成两根棒棒，胡乱地塞进了洞。

大概是三天后，我下班的时候，看到院子的地下有两根棒棒状的报纸，抬头一看，我傻眼了，堵在洞口的报纸，居然被麻雀拱出来了。

麻雀一定又跑进洞里去了！这一对想着生儿育女的麻雀，肯定昏了头，其他地方不去，偏偏往这个危险的洞里钻，难道你就不怕排风扇的叶片吗？

必须趁早请它们搬家，要是下了蛋孵出小麻雀就麻烦了。我想

出了一个办法……

当天晚上，我回家时轻手轻脚，找了一把用来抄鱼的网兜，扣在排气孔上，我把排风扇的开关一开，果真把一对麻雀吹进了网抄子。这下，它们吓坏了，我轻轻地抓住它们。

这是两只羽毛漂亮的麻雀，褐色中带着彩色，宛如一对新人最为美丽动人的时候。但此时，它们的小心脏咚咚咚地跳得快极了，不管它们多么害怕，我还得给一些忠告。“小东西别昏头了啊，这个地方危险，赶快找安全处做窝去吧！”说得我的妻子在一旁直乐。

我一边说，一边用手轻轻抚摸着它们的羽毛，两只麻雀骨碌碌转着的眼睛里似乎少了一些害怕，心跳的速度也慢了下来。

我打开窗户，松开手，呼的一声，它们飞远了。■

皱苹果

文/宗崇茂

夕阳像一块渐渐沉入海水的礁石。初冬的风在傍晚时分突然变得寒凉而浩荡。

在十字路口，我等着。看着另一股人潮汹涌地从桥上冲泻而下。

绿灯亮起时，这边等待的人群又开始如潮水般漫向对面。但我却停住了，并不由自主地往回倒退了几步。因为我突然瞥见正在马路边慢慢落坐的一对老人。

七十岁左右的样子。一个穿了灰布褂，一个穿了蓝布褂。

仿佛走了很远的路，他们准备歇一会儿；又仿佛因为没有有一个确定的要赶往的目标，尽管天色已晚，却并不着急。

风很大。他们瘦小而干瘪的身体，在风中缩成一团。老头儿袖着双手，怀里抱了一根拐杖，望着老妇人。老妇人把被风吹乱的白发朝裹着的头巾里面掖了掖，然后解开

衣服最上面的那一颗布襟扣，斜手插进怀中，摸索起来。

不一会儿，竟摸出一只苹果来。

苹果不大，青中微微泛着红。只是苹果的皮起了很多很多的褶皱，像蒙了一层劣质的丝绸。

只见老妇人把苹果在手掌中搓了搓，接着便开始用十指抓紧苹果，向两边掰。显然，她是想把苹果掰成两瓣。

也许由于用力过度，老妇人的脸憋得有些潮红，甚至微微气喘起来。她的两只大拇指已经深深地抠进了苹果的皮肉之中。手指头一定也有些疼了吧？但这只苹果就像一块顽固的石头，故意与老妇人较着劲，始终不肯轻易分开。

稍歇了一会儿，老妇人又一次开始用力。这一回，终于掰开了！可落在另一只手上的，只是薄薄的一小片。

此时，坐在旁边一直斜眼看着的老头儿无声地笑开了。他豁了牙的笑使他看起来像一个顽皮的孩子。这石头一样的苹果总算被掰开了，虽然结果令老妇人很不满意。

我看到了露出的苹果肉，白生生的，在暮色中泛着黎明般白亮甜润的光亮。

老妇人把那薄薄的一小片放入自己的口中，另一只拿着苹果的手伸到老头儿的嘴边。老头儿抓住老妇人的手腕，对着苹果咬了一口，又把手推回到老妇人的嘴边。

就这样，你一口，我一口。他们瘪了的嘴在慢慢蠕动。苹果渐渐小了下去。一半、一小半……最后，连苹果核几乎也不剩了。

他们的脸膛看上去，也像被寒风吹皱了多少年、已没有了多少水分的红苹果。■